

# 风雨中，他们在坚守

9月中旬以来，持续的强降雨致使我市农村公路遭受重创，多条县乡村道出现塌方、泥石流、边坡坍塌等险情，个别桥梁和部分涵洞等排水设施不同程度损毁。我市现有的1883个建制村中，有330个建制村道路不同程度受到灾害损失，尤其是汉滨区、白河县、平利县道路受灾程度深、波及面积广、次生灾害多、修复难度大。据初步统计，全市水毁县乡村道238条，损毁路基564972立方米/137公里，水毁路面193774平方米，水毁桥梁93座(局部损毁33座)，涵洞1380道(局部损毁382道)，损毁挡墙466282立方米、坍塌350195立方米，泥石流44057立方米。公路水毁损失约3.27亿元。

面对巨大的公路水毁保通压力，从启动应急预案到抗洪一线，安康交通系统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道路水毁情况，勘察灾情、排除隐患、研究抢险方案，各县区公路战线上的干部职工全力以赴开展公路抢险保畅通，有序组织灾害救援工作。

暴雨、塌方、泥石流……安康公路人闻“汛”而动，冲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全力抗洪救灾、水毁抢修，做到即毁即抢、即抢即通，最大限度减少阻车时间，竭尽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演绎了一幅幕动人的画面。

截至目前，安康公路管理局已累计投入装载机109台、挖掘机41台、自卸汽车227台、包装袋2500条、人工680人进行抢险保通，累计已投入资金470余万元。下一步，该局还将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竭尽全力加快建制村道路恢复重建，确保建制村道路符合脱贫退出认定要求。

道路间铸造忠诚，风雨里尽显本色。面对严峻的抗洪抢险形势，安康公路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担当和责任。无论多“暴力”的天气，他们时刻在准备、在坚守！

记者 郑运祥 通讯员 胡孝国 冯波



# 我和他们的忘年交

□ 黄振琼

城关镇龙王庙村是我的驻村地，虽距县城不远，但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沟狭坡陡，土地稀薄，青壮年及儿童几乎全部外出，偌大的院落，只有一两个老人独居很常见，有的院落甚至荒废。这是龙王庙村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每次扶贫干部来到这里，犹如一束光亮，穿透岁月烟尘，映照到老人们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寂寞。于是，倾听并回应他们的诉说和需求，成了我驻村工作的一部分。

那天刚走进场院，81岁的老叔正好从县城回来，见他提着大包，问是啥？答曰：寿衣。一听吓我一跳：“好端端的，买这干啥？”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先抬着嘛！”老叔立刻接话：“唉，老汉这段时间怪得很！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说要练功给我施魔法，呼一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你看我的脸是不是还肿着！”

我问老叔，为啥要喝酒装疯？瞬间，他一脸严肃劲儿，只听他小声嘟囔：“她的思想境界太低，每次在外开完会回来，她就要追问讲了啥，我给她说了，她却讲那些有啥用么！你听，这是啥思想境界？跟我原来的老伴比，差得远呐！”

老叔说的开会，因为他是村里的老党员，一般村里的大事小情开会都少不了要去参加。话语间，这位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些自豪感。

看老叔委屈得眼泪汪汪的样子，我真想把老叔狠狠地说一顿。但是，对他的脾气，我还是了解一些的，不能强硬，得迂回着来。于是，我轻声说：“叔，原来的老伴再好，毕竟已经不在了啊。现在是个姨陪你，给你伺弄吃喝。再说了，要求人家说话水平高，又不能当饭吃，又治不了你的头疼脑热，对不对？”

他沉默不语。我凑近，眯起眼睛，抑扬顿挫地说：“你这么大人了，咋还不懂事呢？”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都潮湿了：“你这个娃哟！”我趁机劝道：“记住，以后可不能再施‘魔法’了！”老叔脸上显出和悦之色，连声嗯着。

日暮黄昏后，儿女都在外，在陷入沉寂的日子里，老人们会因鸡毛蒜皮、不是事情的事情而困、而争、而心里不敞。我深知，精神世界的落寞，甚于物质生活的贫困。为此，在走村入户落实各项任务时，我有意走近他们零七碎八的琐事里，陪他们重温浅显

的道理，挪开横在心头的那根稻草，于孤寂里增添几许生机，让眼神闪出如初光焰，他们笑了，我，心安了。

徐姨住在三组，耳朵背，说话吐词不清，爱笑，我在她家吃过软柿子、煮玉米棒。去年冬天，天寒地冻，我戴着厚厚的帽子围巾刚进院子，她就看见了，站在房拐头，候着与我的视线相接，悄悄给我招手示意，我跑过去，她笑眯眯地说：“锅里蒸有馍馍，快去吃！”她把我拉进厨房，从锅里捧出躺在氤氲雾气里白白胖胖的大馒头。那一刻，我的心倍温暖，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角湿润，模糊的视线中浮现出母亲的身影。

徐姨今年79岁，每次见到我总有说不完的话。这次让她一直念叨的是，她把一卡通的密码忘记了，卡里的钱取不出来，让我到银行去给查呢，我最近没回县城，就一直没给她答复。

见她一脸信任的样子，我很是自责。就只好笑着跟她逗圈儿：“阿姨，你要钱干什么用呢？你又不进城，这里有钱也花不出去呀！”

“我买吃的。”徐姨满脸认真地，一口气说出了面包、饼干、火腿肠、方便面……好几样，都是她爱吃的。

“好，我知道了！”我握着她的手：“我有钱，我给你买。”

“你给买？那我卡里的钱取不出来，拿啥还你呢？”她担忧的表情，令人心疼。

“阿姨，不让你还给我，但我一定会帮你把密码查出来的……”

在阳光的沐浴下，徐姨表情生动，嘴角上扬出强烈的节奏感，如五线乐谱，分明就是一曲深情款款的歌啊，歌声里，已经把下次见面，描绘得那般期待、娟静与美好了。

走出房拐头，胖姨叫住了我！原因竟是我帮她办个残疾证。

我跟胖姨讲，现在办理残疾证，是需要本人到县残联进行体检鉴定才能办理的，“啥时候去，我陪你就好了！”

她赶紧答应，她又告诉我一件事——儿媳对她明显顺从，暗里嫌弃，甚至连她做的饭都不吃。这下可让老叔太着急了。

在了解情况后，我挤坐在胖姨旁边的石头上，耐心劝导，当我说到：“你想想，如果你儿媳当着你儿子的面，就给你脸色看，那不是更气人？”时，她噗嗤一声，破涕为笑，

感叹道：“对啊，那样我儿子不是也跟着气我了！”就这样拉着家常，慢慢把她的心结解开了，家庭矛盾也得到化解。是啊，生活就是油盐酱醋茶，搅拌在一起，哪能没个声？平淡淡、和和美才是我们渴望的好日子啊。

但是，那个85岁的秦姨，每每想起，我心里总隐隐作痛。那是刚驻村不久，她来到村委会，说晚上做噩梦，从床上掉到地上，额头摔破了，浑身疼啊，去买止痛膏呢。我随她一起到了村卫生室，给买了所需的药物之后，又多买了好几贴膏药，因为我想起我的母亲，她常年备着止痛膏，她的身上，也总是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膏药味。入冬后，秦姨又来村委会，主要是反映儿媳没管好鸡子，把她的菜园子给祸害了，那次坐的时间比较长，还回忆了许多往事：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的一千多块钱丢了，带给她毁灭性打击；年轻时与儿媳针尖对麦芒的往事；陈年家事对她的重压……坐在火炉边，她时停时缓地诉说着，我不时化解一番；把点心塞进她手里，她不吃，随后慢慢放进上衣口袋。她成了我们放不下的一个心结，每隔几天，总会特意去看望；还通过道德评议、新民风建设活动，引导其儿女尽好责任，给寡居的母亲更多照顾。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生活、她的精神状态，像春风化雨般，慢慢润润起来。春节放假前，我和村支书特意上门叮嘱，所见景象也是一片祥和安泰，不必担心的样子——谁知，过完春节回村上班，听到的第一个消息，老人在那个风雪之夜，突然发病离世了。莫名难过了好久，默默祝愿老人在另一个世界，能一直快乐着！

骄阳炙烤的夏日，正是我们在八组开展院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紧要阶段。居住了40多户的老旧院落，房子凌乱，牛圈猪圈横七竖八，臭气冲天，环境非常差。要想整治改造好，真正给村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最怕遇到阻力。然而，院子东头的陈老叔，实在是一个怪僻倔强的难缠老头儿，入院路不让他从地界过，牛圈不让外迁，别人都是自家埋人户水管子，他坚持说有工程队的人，为啥自己反手？给他整修房子，他不仅不烧水泡茶，反而喝工程队的茶叶和啤酒，还说修房子可能是别有用心，想套取镇上资金……就算你是一块顽石，咱们也有耐心和信心，暖热你、炼化你。

我们进行了分工，每天轮流到陈老叔

家坐坐，跟他聊当天的工作进展，聊对这个院子的直观感受，聊院子其他人的积极配合，聊他做得好的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也聊他需要改进和做得不对的地方；趁机穿插讲政策，讲村规民约，讲新民风“诚孝勤俭和”，讲当前“扫黑除恶”的紧迫形势；最后结尾几乎都是感叹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院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不过话说回来，人总归要长眼色，如果不分事情好坏一概阻挠，就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会被群众的唾沫淹的！”

初始去的几天，总是从陈老叔的抱怨开始，到他的牢骚结束，我们说得少，他说得多；慢慢地，从我们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谈开始，到良苦用心的引导鼓励结束，我们说得少，他说得多。不知从哪一天，我们再去的时候，他就不在家了，不是挖埋人户水管子，就是在帮别人砌坎修圈；到秋冬建园时，他挖了300多个拐弯窝子，栽上树苗后，春季又套种了魔芋——72岁的他，像个壮小伙儿，焕发了青春活力，他再也没时间跟我们“闲聊”了。

从陈老叔的转变，让我更深刻地明白了，扶贫工作的重点并非是直接给钱给物，而是志、智双扶，引导贫困户摆脱“等靠要”思想，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做好精神扶贫尤为重要。

“幸福不是获得我们还没有的，而是认识和欣赏我们所拥有的。”作为驻村工作队员，我们总是把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当做自己的亲人，以“家人”的立场来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当每项工作得到村民的认可时，那是回归初心的表现，村民遇到困难总会找我们时，那是扶贫使命践行的方式。

驻村一晃快三年了。在这些日子里，我和我的队友们奔走跋涉在村庄院落、沟岭山涧间，踏实认真地完成各个阶段脱贫攻坚任务。而那些年迈的孤独老人，他们是我心里柔软的疼痛和忧伤，夕阳情深，烛光摇曳，进驻入户时，我包里时常备着几粒糖果饼干，或一瓶风油精，一条小围巾，或几双袜子，或被别人形容为“有益没醋的闲话”，等等，与别人在一递一接、一问一答、一颦一笑之间，传递出温暖、陪伴和祝愿。抚着他们青筋暴起的手，就像触摸着质感的岁月，踏实、宽慰——行走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时光越积越深厚，而我的脚步，越走越依恋。

跟着平利县政协秘书长王光满、县益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昭一行走在西河三合村的联户水泥路上，听着秘书长王光满介绍着吴远明的家庭情况，我们一行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

吴远明是王光满包联的贫困户，今年六十多岁，早年为了生计，外地打工，不幸腰椎受伤，自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儿。后来，妻子明瑞兰又患了胃癌和阻塞性肺炎，家里还有80多岁高龄的双亲要伺候，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说话间，我们已经步行来到一个干净整洁的院落，院坝晒晾着稻谷、玉米和花生。走到院坝边，王光满叫了一声：“老吴，在家么？”只见一脸脸黧黑，身形瘦高，满脸微笑的男人快速迎上来，招呼着我们说到，秘书长你们来啦，赶紧到家里头坐。待我们坐定后，老吴的媳妇儿就笑盈盈地从里屋端来了一大盘花生招呼我们吃。

王光满拉过老吴对他：“老吴，知道你家里面的情况，你们两口子身体都不是太好，我今天专门把益仁堂的余总和医生带到你家来，给你媳妇儿看病的。”

老吴连连道谢：“好好好，害你们花钱、操心，还跑这么远的路，我简直不好意思！不过老婆子现在吃的药好多种，光这治胃癌的替吉奥胶囊一个月就得五六千，我们这样的家庭确实是负担不起！这还得多亏你们救命啊！”

余总和医生详细地看了明瑞兰的病历，仔细地询问了病情后，余昭当即表态：“老吴，以后有啥大病小痛的就找找我。我们总是把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当做自己的亲人，以‘家人’的立场来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当每项工作得到村民的认可时，那是回归初心的表现，村民遇到困难总会找我们时，那是扶贫使命践行的方式。”

临走的时候，老吴的媳妇儿赶紧拿了几个袋子准备给我们每人装一袋自家种的黑花生。大家都推辞不要，明瑞兰急得抓起花生直往我们手心和口袋里塞。我忙说，这样吧，姨您给装一小袋儿就行了，我们带在路上吃。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种遭受苦难的善良人，面对别人的爱心善举，她总想有所回报，哪怕只是一点点，给她一个表达谢意的机会，至少会让她心里好受一点。

回来的路上，一向不善言谈的余昭说到，其实我没敢告诉他们实情，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估计能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免费给她提供医疗，尽量减轻她的痛苦、延续她的生命。

益仁堂的王艳告诉我们，余总是个特别低调的政协委员，其实益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这些年，按余总的要求，一直坚持在做公益慈善。公司每年都在帮扶各类贫困学生、救助各类病患人员，近几年累计帮扶贫困学生60余人60多万元、救助病患30余人40多万元。

吴远明夫妇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可更让我感慨的是，在遭遇了生活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磨难以后，这老两口儿却还能面带微笑，这值得我们多少人学习。也许就是这一抹坚强的微笑像一缕阳光将阴霾驱散，也许微笑着面对人生的苦难，苦难也就没那么苦了吧。

接纳苦难，才能过好日子

□ 何娟